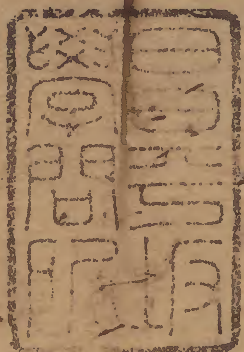


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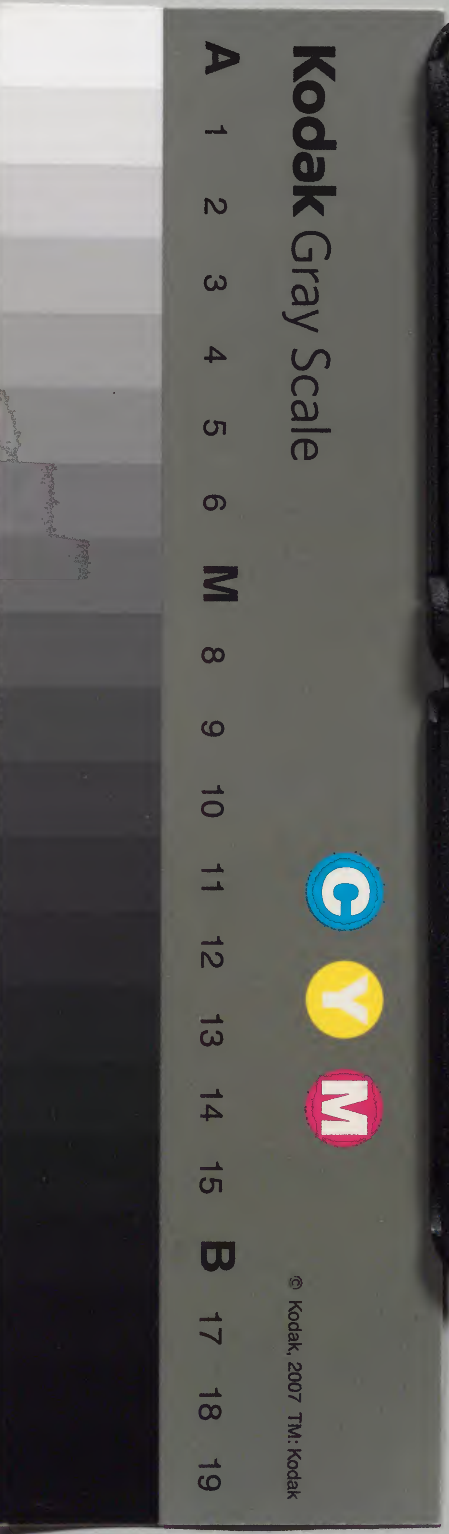
廿八之三十一



內閣文庫			
六	八		漢
函	二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十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4	
冊數		20	(12)
函號		286	73



循吏

二十八之九

能吏

冊

皇明書卷之二十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淺草文庫

循吏

國初

高皇帝宵旰求治安吳元年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賞綺布賞為道里費并賜其父母妻子有差曰以養爾廉必奉公母漁民洪武元年徵天下賢才為守令厚賜臨遣三年賜廉吏嵩縣劉典史布帛四年命中書省州縣官犯贓者勿赦六年勅按察舉察有司官七年汰北方府州縣八年併省州縣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州縣官滿三載入覲詔銓曹核治行最者復職命
儀曹燕饗 國有事郊廟令齋戒被盛服以從其
懲賊吏也亦痛深上之意以爲能勤民而後可以
對神明也方克浙東時以王宗顯知寧越府宗顯
撫恤創痍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吳
沉徐原爲訓導萃生徒教之時喪亂之餘學校久
廢至是始聞弦誦聲民大悅及北征大將師十萬
駐東昌東昌守魏起替給芻糧無乏撫輯創殘之
民煦嫗勞來和氣所召隣郡蝗不入境入朝民卧
轍不得行有泣下者方大軍平蜀時陝西旱民饑

漢中尤甚民多聚爲盜時府倉儲粟十萬石漢中
守費震與僚屬謀曰民饑甚何可坐視其斃今倉
粟幸多當發以貸民賑之俾秋成還倉且易陳而
爲新也立發倉以狀聞由是盜賊屏息隣境流亡
來歸者皆令自占爲保伍驗丁口給之賴全活甚
衆因籍爲民數千家秋大熟而倉廩悉充後坐法
逮至京 上曰震良吏釋之爲牧民者勸遂釋之
成祖北巡時問監國南諸司孰廉監國對皆廉 上
曰從朕而北者獨師達一人廉餘率好貨蓋甄別
如此 仁 宣正統時重火任詔在廷三品以上

會推中外有行能任守郡者賜璽書臨遣迨入覲
宴勞有加禮增秩陞俸賜詩寵其行已超拜爲九
卿故吏治丞丞行千里不齎異時行丐者各往往
有餘粟民稱康阜矣

方克勤浙寧海人也少從鄉先達朱齊國文公之學
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季亂卻穀隱山谷中國初
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
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
意民卽有不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
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

爲師撤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
子繫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
歲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繇
民益惰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
定簡書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
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
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曰吾
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
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輿援暴貴

人爲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民不得田哀
號往卽工克勤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
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克勤袒跣徧禱
羣祠涕泣卧祠下不雨至詰朝大雨民驩呼而散
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隣境蝗克勤聞卽省愆輟
食稽首顙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
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事諭遣
之不畱案牘庶獄輟轆日省錄無久淹文未具時
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
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浙二行省歲運糧
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
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天下信符致民民得并力
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
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
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羊牛雞犬散被郊垌如
承平之世諸社稷山川祠壇壝器服咸飭如章無
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
工於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
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
郡故以葦困峙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四
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
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輻輳于前克
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
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
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承
起數尺而去克勤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
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
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
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杻械懸葦
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

立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楊貢所
構誣詔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重峻治之以用倉
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
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
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克勤孝友備至與人交
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
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
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潯鴈侑書力却去
而於人最恩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
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

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克勤陽爲
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
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怍宋太史以
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吳履浙江蘭谿人國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爲
丞儒者也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僞
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
召使與前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
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薦諭之聽人人
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

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
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豪奪
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
人庭訴齮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
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
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
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
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
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
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

解縣令至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督之民走入山罵令吏卒以語動令令怒欲逮論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嚴錮之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叱獄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倘急且有變自古未有窮刑法逮衆而不變者也事得已南康俗好祀淫祠祠有蛇出戶限民驚恠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而去去三月他吏用法急而亂民益追思之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糾民爲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險岨自全江陰侯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令計事履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爲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事平已而江陰侯檄取故兵請爲農者民自驚奔相告勢危甚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載入朝擢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洵洵矣履不聽曰民實不欺烏可妄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當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於是事得罷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稅吏聽之履曰牛羊後有死瘠患不如粟也獨收民粟已他縣牛羊送陝西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役千人部送隣縣牛德基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腕中道牛死誰當爲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利爲先尤重刑獄凡有訟召受訟者面質之平其怒而止終不忍置民於獄獄常空有追需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履交狎戲呼謂之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唯公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門戶絕世吏勿與交德基至家如濂戒竟全不

抵法云

陳知府灌江西廬陵人幼孤事母孝好讀書元季憂世亂去習兵法環所居良田皆棄之築場圍樹木焉人初莫測也後數年木森鬱成列而四方盜蜂起遂依以結屯聚兵鄉井賴安陳友諒強禮致之灌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去不顧高皇帝克武昌灌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上與語竒之灌因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納中山王北征以經歷贊軍已擢爲寧國府知府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抑兼并創戶帖覈戶口之欺隱者

開取爲式布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民至今賴之所屬邑歲租不入官廩獨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踵宿弊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滋衆乃揚言將以某月日行視廩覆歲儲民聞爭輸補及期廩皆實而弊亦盡革有盜四十人以劫麥舟獄當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謀也安得引行劫爲比乃獨坐爲首者一人餘減死論灌風采凝峻秉行清介訟者至片言立斷爲人所畏服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大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九
行洪武四年謁告歸省召至京未命卒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始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洪武中擢知蘇州府上以吳民爲張士誠守死滌夷俗爲僭靡增其戶稅用重法繩核之器訟者更持短長逢_虫起民益困號難治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弛張寬密以時措數造請郡中賢者考求治道商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爲興革吏民回心向化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舍車徒往詣賓門候見之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也賓乃驚曰明府乃幸臨陋巷乎開門延語及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禮之又往候韓奕奕避入大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會有俞真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真木所誤致芹芹受之吏覺其誤詣真木以告真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府公米不辭抑亦知府公之賢故也具以質告善善聞之立往候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敢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善如期至延芹置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儒生之
務公今有官守何不談當世之務而亶及此耶善
敬起再拜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授之竟不交一
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策也時靖難師起芹以
蘇股肱郡故及之善大悅薦以爲行軍司馬及
文皇嗣位購黃子澄急子澄避善所約與航海善
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王臣也可四往號
召規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爲存亡及被逮不
屈死

顧光遠浙江嘉興人洪武中以椽從擢知龍陽州招
附懷來浚城輯士民賴以息改知秦和州時亂久
粗定民好訟稱難治前守吳去疾禁訟者或以告
光遠撫然曰民有冤守弗爲之理民安所訴乎頃
之訟者雨集光遠乃自爲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
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一二已又俾凡訟
者居樵樓上思三日然後訴不三日去不訟者過
半矣於是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
之民誠寃輒爲之䟽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
不問未兩月而訟清乃吏又畏光遠精敏毋敢欺
舞文者境有虎適其時禁民蓄兵械虎益暴光遠

草檄告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光遠澹泊無營
所居廨無長物藝蔬自食於民事無巨細必盡其
心去廣日民遮道號攀欲爲立石會有禁不可乃
止吳守安慶人爲泰和最賢且勞顧繼之稱二賢
守云

謝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知青田縣
遷知處州府本誠心爲政上下孚格郡多虎及早
蝗子襄禱于神天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嘗有
盜竊官鈔不可迹子襄投牒于郡城隍盜閱所竊
藏于私室忽疾風起入室捲墮市肆中因遂獲有
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所俛首若有訴
遣廉問得實歸其主軍校羣嘯聚巖阻爲民患朝
廷發官軍二千人勦之處人恐子襄盡閉軍城中
毋出陰遣人召捕之而定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
年一不以家累隨云

錢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習法律洪武中以人才舉
歷知故城元城縣有聲改知吉水豪民宿吏素爲
民患苦者捕其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
召諸生躬教之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嘗有
盜聚山谷間時出掠郡守欲以兵殲之本中單騎

詣賊壘諭禍福咸相率縛首賊自歸會赦量免本
中勵清操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裁足朝夕以
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留不獲郡人學士胡廣
力保之得官民聞本中且復來空間并迎拜如見
父母未幾以疾卒民哀慕留葬吉水爭爲負土營
塋云

劉叔苾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撫綏
縣介溪峒間先是民多困徃後自竄山谷中叔苾
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
三心服而後遣之遷北京部員外郎廉勤舉職召
修永樂大典沅陵民數陳乞請叔苾還官詔陞辰
州府同知一州七邑民如得父母會營北京宮殿
率郡民就役卒都下民在役者悲慕具食甚哀
後浦相率載其喪歸葬辰州

龔鏊字子諫南昌人領洪武鄉薦授給事中多糾正
遷雲南僉事廣西蠻煽亂鏊親率官軍進討生繫
兇渠追還被掠男女數千口擢四川按察使鏊平
生耿介持法不少徇情可原必反覆詳讞務令法
不勝情在蜀開釋死罪囚至五十餘人又宦田園
無旁拓閒居布袍芒屨問閭化之富豪子弟輿服

少侈望見輒避匿妻久從宦絕不治粧飾歸篋僅一金珥鑿見之駭曰安得此汗吾素風投之江其苦節類是

衡岳字世瞻汝寧西平人少以俊茂舉于鄉升太學以選應詔赴詹事府議事敷時政切直擢廣東潮州府同知約已惠民自常祿外一無取布衣蔬食如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遷陝西西安府知府改慶陽治行如前時民愛之如父母諸僚婦會飲在席者金翠綺綉爛然岳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旣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所曰首席岳咲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寧可得兼耶慶陽人相傳以爲口實永樂中入覲言事忤旨謫戍南交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頌請貸不報 仁宗詔求賢以薦起爲南城令改南豐令祿故薄常不足於用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有愠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耶無不意滿以薦擢知桂林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引年致仕歸貧不能自存及卒身無以爲殮子孫無以爲喪

蕭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蚤暮執勞名實孚上下遷河南布政使時河南

類歲旱蝗省身務寬恤郡縣承風宣德民賴以安
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容已過每小失輒赧然面
赤立改圖焉

藺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讀書通古不以
富貴貧賤動其心永樂中知吉安府寬厚持大體
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有告訐者芳數語立決事
曲當吏無容其奸治一主於愛民吉水有無賴民
詣闕言縣故有銀冶可闢獨言者爲妄以欺耳卽有之甘
斧鑕之誅事得已自奉儉約嘗蔬食服無統綺室
母孝而母賢善教芳日所行事夕必命陳於前有過
必質責之芳受教惟謹先是朱仲智守吉安禮賢
愛民剗弊政民甚戴之改重慶民思之而難其繼
顧得芳民大喜至今吉安語賢守曰朱藺朱藺云
宣德中乃有陳本深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
任智假威有冤抑不伸者三尺童子得自見求白
久之郡民耻訟尤折節下士色辭謙和未始有怠
容郡人安之考九載滿民不忍其去詣藩憲乞畱
增三品俸復任前後凡十八年乃老民家戶戶祝
之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三
何冢宰文淵江西廣昌人永樂中進士官監察御史
以廉介自將洪熙時按山東摘發如神按四川劾
侍郎楊和而下三百餘人貪暴吏往往棄印綬去
時蜀旱所巡郡輒雨人呼爲御史雨宣德中以都
御史顧佐薦出知温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旣至
綱紀庶政仁威兼濟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
俾輸麥稅稅苦重質田者莫肯收陸稅訟以繁多
文淵爲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埒民大便之郡所
屬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已峻用金銀之令而
舊課不除輸銀者多破產文淵以稅銀例當禁請

自今銀課皆收鈔金鄉盤石等三衛軍怙恣不供
賦一束以法樂清東數鄉濱海俗獷戾文淵患之
思有以變其習選民間俊秀補學官弟子員督教
之俾俗興於學諸政事有不便於民大則驛奏小
則立改振舉學校羣諸士而親課之學府椽中有
警敏好學者免治其簿書業課之後皆爲名人修
條制使吏有所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
重喪塋具儲積別善惡百廢整然中使歲至溫取
供御海味果實爲煩苛文淵先事措置民以不擾
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十五艘民駭動文淵料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工費擇其人董之民寂若無役居無何山無盜賊
民寡詞訟境內稱治而隣郡有獄訟不決者咸爭
來質平歲旱齋戒禱山川請以身爲百姓當譴咎
泣拜哀惻而雨歲以大熟處州盜起文淵詢知賊
怙烏風洞據爲巢常居之遣經歷黃誠徑往捕悉
得其渠魁大帥他郡執村民爲俘以倖功爭於按
史以爲皆平民宜貸也得活者數百人永嘉民兄
弟訟財則召其鄉老諭以天倫大義判詩狀尾辭
懇款民兄弟感泣退而敦睦 天子嘉其治行璽
書獎勵增秩二級久之擢刑部右侍郎溫人號泣

迹留男女送者數萬人居民在江北者率父老童
稚望風拜伏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袍
蔬食處之恬然民爲生祠祀焉後官吏部尚書且
死語諸子曰吾嘗爲溫守爲溫民所戴今又數十
年乃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其在溫乎臨海
王度言吾浙十一州後先吏至者莫良於何吏部
矣余童子時輒聞父老言何公之守溫也廉而不
激故人不能免明而不苛故人不忍欺惠而弗有
故久而弗忘凡此皆先朝之盛云子喬新官刑部
尚書有傳時荊州守大庾劉永廉幹有弘局以大

學士楊榮薦奉璽書之任勸農興學均賦簡訟清
吏蠹抑豪強郡中稱神明䟽親王不法病民逮下
獄事理復故官以憂去郡中軍民數千人請奪情
起復前後十四年卒于官民立祠祀之霸州守張
需治有聲初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家置一簿
列戶男女大小人口之數派其所宜種粟麥桑棗
孳畜雞豚之目時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違者謫罰
於是民力農畝無游惰不數年田野大闢生理日
滋會畿內蝗大作需捕瘞有方吏部郎魏驥行撫
至州治異之下其法諸郡後爲王振所逮謫戍邊
先是河南叅政孫原貞上䟽言故汜水縣典史曾
泉以御史謫任操行廉謹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
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
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
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
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饋運
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
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
厚生而已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此
豈非古循吏之事盛世之所宜有哉乞勅追復其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官爲天下士風之勸旨曰可

何少宰理字道濟浙天台人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時方重守令選知江陵縣始至作榜文告諭懇到明盡民誦之有動於是平徭訟勸樹蓄恤窮振弱禁奸招逋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褒表之以風重學校正禮俗民歡然以爲未嘗有也縣當衝午嚴禁申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累歲逋租至十四萬石部徵之急理念民貧不能償乃括逋戶免役者令之曰世言戶役旣佃田立戶而免役寧有是乎定其等俾出募役米而逋租畢完以舊令復遽去

以薦超德安知府亦先榜諭吏民而後畢踐其言歲必再按所屬以省耕歛廉利弊每季召諸生校其業高等者寘府後堂躬教之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奏奪以還民考績最超授福建布政使時沙縣盜作軍乏興理調度隨足而民不加賦丁內艱起貴州布政使土官無貲弗得襲職者十五六理至得畢紹之抗章請蠲逋稅餉兵春給糧秋給銀以便夷省漕四川湖廣粟饋貴川艱甚俾以輕齎代爲之糴減時直十二貴民獲利而川廣尤大便之秩滿擢南工部右侍郎時舊都歲

又百司皆弊當葺造而費鉅乃清蘆場之新葺抽
分之腐木碎炭內府之積久布帛咸出售殆萬金
又請南畿獄囚當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
郊廟宮殿百司若城樓街表造葺動千百間暨修
戰艦江防畢皆飾而民不與知又奏請饋運至南
都者自船抵倉石費米三斗請兵就船支三月之
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以備賑從之轉南吏部
左侍郎卒理爲政清慎忠勤凡政精慮而果行一
主於惠利在江陵纔七月去之日民攀號盈道奔
餞數十里楊文定歎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遽得民
如此其深者乎會命大臣薦所知文定與馬學士
愉各署所薦皆理名於是德安之陟其所至民
勒碑祠祀之

張常州宗璉吉安吉水人也同知常州府事專督農
視民如子喜爲之興利行視水教蓄泄躬履壟畝
察種植而勸率其勤不職者或時坐阡陌間與民
相爾汝如家人未嘗笞詈人遇老病鰥寡尤恩所
過飾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部使者知其得民也
檄督賦民爭趣事恐爲累而宗璉終勞來無急也
會以直民忤清軍御史憤憤發疾卒宗璉澹泊一

皇明書 卷之二十八
三
金
毫不苟取自舉進士入翰林志士爲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已乃出未嘗以家累自隨一室蕭然及疾病醫入室索燈燭無之僅出取膏油一盂入望見以爲從外入也謝卻之其操如此卒之日老壯奔號哭奠者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者數千人

謝都憲士元字仲仁福建長樂人舉進士爲戶曹郎知建昌府先是吏治多姑息民好囂訟始視事訟者懷牒盈治門立發擿數奸一訴者方出券士元立叱曰券僞也券年踰二紀而券紙乃今式非僞乎訟爲衰止郡有所軍與民居錯盜竊夕數發軍

官入賂庇不捕士元操它事把持之勒部盜盜無所伏乃大新學宮聚古書製禮器樂器課士遵行之士以有造諸城樓壇廟之頽圯者畢飭祠李直講覲表其墓旌節孝門作敦化表忠勸學圖詩摹石流之民間郡民高年有行誼者延見諏民隱諭令以禮讓化鄉俗賜詩畱宴禮儀優渥至戚兄弟骨肉之訟及覆化諭作詩以諭之今猶有傳者其爲守先化後政如此南城民有得石佛家腐鼠棲之屋脊羣鴉爲去來謀之衆謹以爲神爭事之碎之庭而止有妖憑女巫腹言禍福如響曰靈哥士

元命召之妖曰吾畏謝公吾去女巫遂如常遇僚
佐有恩禮部使至讓善引過屬有疾入寢躬視疾
死者歸其喪成化中巡撫卿夏時正薦以爲崇尚
風教幾古循良得推恩封父母妻視其官歲再饑
再發粟不給則繼以俸富民感勸爭開廩延糶饑
以不害秩滿郡民詣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舊官
以憂去補廣信永平乃以右叅政分司東川夔東
鄉連爲盜剽劫議徙縣士元曰有備不害卽無備
雖遠能自保乎檄縣因舊城甃之浚其隍而捕殺
盜數百人縣得不徙建始土人豪奪相讐殺事于

川湖吏憚惛觀望卽稍誰何之輒攻剽於道恐來
者士元行部庶得其豪魁引繩根治之建始帖然
進副都御史巡撫之吐蕃大娃小娃二種相結欲
擾邊未發士元曰比其發吾不可以寬乃行邊繕
亭障嚴斥候選軍實以警之虜來獻褰帷徐行以
文告宣諭虜散去覈邊儲得隱粟十二萬有奇以
紓邊屬饑民流徙爲廣宅十餘區處之爲粥食之
藥病瘞死給歸者符得傳食還其處日夜規畫所
全活數萬人自叅政布政使至巡撫在蜀者八年
全蜀戴之士元天性孝友事從父如父三弟終身

皇明書
不分爨卽俸入弟主之聚食幾千指用數窘自餒
粥以倡而族人之貧不能婚喪孤不能振者力振
之又沛然若有餘建先祠旦望率其族以班見買
田以祭儲其贏以預不虞治家嚴而有禮內外斬
斬無敢疾趨警欬者非甚疾秉炬諷誦迄永夜不
休爲吏本仁心爲質而善應變所經綜初若落落
而卒無不昭合也所至鮮澤沛流民構祠樹碑紀
焉嘗行道建昌建昌民空巷出迓至擁輿不得行
父老操牛酒來餽盈道者數十里謝不受聞訃哭
盡哀

林尚書俊曰成化間郡多良守盛延平顯楊嘉興
繼宗與謝建昌尤名皆躋位中丞士元守建昌九
載秩滿民願留再蒞又三年忤時宰意旣去建猶
補廣信補永平一守留滯二十年自信易而違俗
難翁張如是斯稱吏所以難也

楊都御史繼宗山西陽城人性鯁直言動磊落天順
初起進士爲刑部主事卽獄中重囚時予食飲櫛
沐曰此曹皆天民雖罪當死亦宜善視蘇活之會
廷議擇郡守以王忠肅薦知嘉興繼宗獨携一蒼
頭書一篋以往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

恤災以事至郡者必和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
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卽事至常持以調劑興革
郡豪奸歛迹良善帖安諸利滯畢達有孔御史者
挾威凌有司酷虐民多死者繼宗不忍榜通衢募
死者家自詣府孔聞避旁郡去勢人子署縣篆竊
帑金莫敢問繼宗收治之追其金御史行部欲出
之乃詰之曰盜有失主今爲誰繼宗曰朝廷卽失
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去
嘉興當江南孔道內臣百方索賂繼宗直與之菱
藕曆日內臣曰我安所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若
好布絹繼宗曰諾則出牒取庫金入曰與大監市
布絹索金錢則又出牒取庫金入曰布絹金錢在
也幸與印券附案令他日得磨勘內臣咋舌不敢
受繼宗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亦咸憚嚴之然
所治郡中豪改過卽止不深究嘗治一郡豪伏罪
釋之其人退杜門不出者五年一日以事至治前
識之召入曰若某里某甲耶爾今爲吾良民矣遺
米肉而遣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去立生祠
祀焉當是時嘉興治行聞天下陞浙江按察使貪
墨吏望風走避去盡革諸司和市鎮守內臣橫索

日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鎮守兄在司禮時
於上前言浙廉使楊繼宗之橫也 上曰得非
不要錢之楊繼宗乎大闔懼噤伏地不敢起得不
害時常積倉倉官十餘人以虧糧監併者歲久至
鬻子女以償繼宗心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
俸正數外贏數斗較他大吏俸皆然問之曰此常
規也繼宗乃悟前倉官所爲虧糧故欲具奏上僚
屬懼以請繼宗曰俸本民膏脂食之不能盡其職
尚且有天殃况正數外抑主者贏令鬻子女自食
乎是食其子女也倡捐俸設法補之於是諸繫負
者咸得釋內艱歸一敝篋自隨起復進僉都御史
巡撫順天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之民成化末
疏忤旨謫副使弘治末復都御史巡雲南卒於官
繼宗好善惡惡出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
嚴踰壯年輒獨宿不內居官三十年終始無一足
敢暮夜及門者所守郡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
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莫不知其名後守者
莫及焉

盛都憲顒直隸無錫人天順初爲御史論石亨不法
狀謫知東鹿縣邑豪右聞其來搖手相戒曰是劾

石總兵者不可犯也比至變搏擊爲循良吏畏民
安未幾丁內艱去民伺其服闋相率詣闕言願得
盛知縣復任許之顛再至專以德化措刑不復用
有爭訟者諭以理輒叩頭聽受去不復辨隣邑久
訟訐不白者各自詣質平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
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保二府間四
境民間風自歸郊有荒落地聚以成市因呼爲清
官店後仕至左副都御史

陳布政智湖廣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
按察使多惠政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宣德中
永豐盜就擒從賊者千餘人皆論死時歲荐饑循
念民因饑而挺諸脇從者衆不可令疫死作粥食
之具以聞 詔決其首惡者三十餘人餘皆免有
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人衆請捕論下令曰告虛
實不可知卽無實宜詣府自投衆悉自詣智諭之
曰我誠如人言下吏鞫訊若諸人能保家否乎皆
頓首曰不能曰如此當出粟濟饑民誠出粟當貸
爾有衆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以賑存
活不可計後遷都御史以行民追慕思之

皇明書卷之二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循吏

劉知府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中庶吉士自陳
才薄親老乞教職便養陞同知金華官金華三年
會歲旱賦逋叢積催科急民至鬻子女實奏得貸
又贖還其子女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
修葺之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傳以他徭家益
困爲疏免丁母憂廬墓終喪遷順天府治中益廉
勤饋一鷺不受擢知南雄府南雄當嶺表孔道商

稅累鉅萬知南雄者動盈饜推其餘事過客為游
 聲稱實至不肯私一錢存稅十之一繕郡學補張
 曲江大庾嶺松居無何中貴至南雄冀重賂不得
 苛辱之郡人擁實出中貴見實得民乃大驚欲召
 釋前憾謝不往中貴去至韶韶人宣言南雄守且
 驛奏索賂辱太守事中貴乃大懼劾實抗勅使毀
 勅逮入見實具言臣從仕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
 餐麤衣敝欲為國家愛養所部民以是觸天使無
 所逃罪 上為霽威然竟死獄中嘗行已峻峭嗜
 經史坐公府手一編閱之事至掩卷已輒復讀僚

友竊咲之不為止尤長於春秋中夜思經義有得
 蹴童子燃燈起疾書之劉文安稱其生平清強甘
 心貧饗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以孫丙貴贈侍郎
 王弼字存敬浙江黃巖人仕為溧水令溧巨猾席勢
 為武斷吏莫能誰何逮獄論死溧有湖可田督民
 隄其旁田之中貴人視馬歲有賂弼不賂也入為
 刑主事累典化知府興化多豪任稱難治弼至太
 息曰是故秉禮之鄉何謂難乎律身端潔布令信
 節制度嚴祀典厚科貢郡孝節必樹閭表門郡人
 劉閔以節孝聞弼親詣其廬訪焉閔至庭則設賓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榻尊禮之行飲射一宗古儀禮登降拜跪盡日無
惰容俗婚喪過侈而佚蕩往往以賭博破家弼設
牌書勸戒文懸之使開喻弗變者乃懲卒徒下鄉
攝人故爲暴弼爲立期日定限授訟者自付之聽
就理後期者有笞民得無擾賦稅均徭自以品式
處分吏獨受成案苞苴盡絕俗喜爲胥吏至托請
冀必得之弼俟藩司名牒下乃覆上頽風大沮部
使者更驛法非便弼譬止不聽則䟽復其舊舊卷
濟院居河水上游患大風者相屬汙水行城中闔
城病之弼擇邑厲壇之右立屋園井廁特敞以請
遷之焚故屋平其地諸學校壇宇公廨陂池道路
若祠廟在祀典者畢飭濬澤園隘別增之費盡出
餘積一不以煩民始公牘叢委弼指揮立辦其後
旦日視事比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讀書竟日
而已宿弊盡汰獄訟盡止盜賊屏息治理爲天下
第一莆人以爲百十年郡守未有也會病作民爭
走禱沒羣聚哭盡哀立祠祀之請衣冠塋焉弼形
貌不及中人而神觀英爽明炳幾先盡脫凡累隱
然以古君子自期待云

段郡守堅字可久蘭州人仕爲福山令李文達公薦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遷知萊州後改南陽堅爲政尚教化先禮後刑諸
屬吏不法者立按論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識王
尚書鴻儒張貢士景純於微賤中躬督之學後皆
成名儒女纓而殉夫死者二人自往祠祭民翕然
向理南陽俗美至于今堅嘗被酒杖一囚醒而忘
其故是後飲旣不答

丁知縣積字彥誠寧都西關人成化中知廣東新會
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
則大喜曰吾得師矣請先生門人梁編修儲李主
事祥爲先容旣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
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爲政以風化
爲本而主於愛利始下車中貴弟梁長責民逋過
倍復訴之積廉得其情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屏
迹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爲書擇邑老成
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
之禁榜門示耻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
日誦小學書親爲講解冀變化其性習春秋祠事
牲牢極精潔肅然將事如神陟降邑節義祠墓各
置田立守祠祀焉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
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

皇明書 卷之二十一
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
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
歲詩曰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
實也歲大早春盡種未入土積憂之曰此令責也
於名山頂築壇以祈晨夕齋沐伏壇下禱因得疾
疾既甚猶日究心民事遂卒官民相與吊哭於途
歸德里有一嫗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
丁父死吾何以聊生是以哭其得民如此

陰貴常州無錫人以貢任陽山隸廣之連州古所謂
天下窮處也貴至不鄙夷其民爲講律令俾知所
趨避又大書爲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
者傲蘇清河故事反覆開譬皆感泣去有死囚必
爲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定獄中置一響
板曰冤未達者擊之數月間恩信旁達書片紙于
門民如期響赴以感瘴病吏民走禱無虛日又走
百里求醫于連州其沒也巷哭達于野邵侍郎寶
稱其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
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云
靳經歷瑜字廷璧鎮江丹徒人以諸生貢入太學爲
温州府經歷府周守城府高耽耽視諸幕僚諸幕

僚類戚施剗劇甚瑜若不聞也晨入揖事當治治
之旦日復入事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卽積歲
沓不舉若叵測貽身災者皆上馬去不顧治如法
卽已事已輒納符退入舍卧僚友問其弛張方略
云何輒移語他事守聞驚嘆以爲不可及禮異之
温故山海區民以險豪吏以威懼永嘉民戴堂以
拒捕所司以逆聞瑜謁部使者曰堂豈誠爲逆者
耶畏囊頭荷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而草薶禽獮
之非宣德惠愛意脫困獸跳踉如民何請往招之
卽單騎緣澗谷招致之而事平千戶陳清越聞八
已聘女而美訟奪之府下瑜治盡法治女獲還聘
夫沙園地界平陽瑞安間海風駕潮齧岍圩民苦
虛稅瑜爲築堤洩蓄之歲以有秋今所謂斬公塘
者是已其爲治要在利民而完安之剗除其疵癘
他攝署如真以無營爲鈎取亂其心故能成其志
後家居温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沒温人哭之哀
年五十未有子妻爲置側室實仕人女急得金以
緩禍者竟遣之不索金已而子貴生官大學士贈
如其官君子以爲仁人有後之報云

李濮州緝饒州餘千人樂易孝友舉會試乙榜授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州儒學訓導擢知山東濮州緝仁恕果決伸滯釋
枉而詳練於世故民不能欺給其大都與民省事
爲先務濮苦河修河歲調卒民不堪役緝爲免其
役而徵諸當役者工食以待事公私便之校稽丁
產盡得所隱漏定上中下戶而賦役始平修州學
朔望必詣學親爲講授諸生有親沒廬墓以毀死
者妻自經以殉之爲請於朝祠祀焉大旱民至采
草木皮以食亟發廩賑之民得無饑死改同知泉
州府泉多訟號難治郡有疑獄叢案難決者下輒
辨治民抱牒赴上司訴輒號願下李二府屬邑同
安多豪猾健鬪而喜訟緝往署篆豪挫手相戒無
犯者署守興化興化翕然頌之嘗歎戎伍勾補之
弊曰古者罪人不孥今法非古也獨子畸戶驅令
數千里遠征有司獨苟免罪責爾如民何所清理
得不遣而全其室家者甚多陞魯府長史以去民
挽留不可得爲立石頌德而濮人思之尤深立生
祠祀之

林性之晉江人也少有至性與其兄受書於其父父
時時舉所受書問之對甚悉兄不能對父怒而跪
之輒同跪兄數以過受笞卽解衣請並笞父以其

故意輒解自爲庠生時諸經生咸遵信其說教授
常數十人盡給其父兄性之悃悃重證世俗諸一
切鈎鉅機警之習咸耻不爲亦其性不能爲者舉
進士知麗水縣麗水故巖邑人以其爲非擊搏殆不
可集事性之曰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治豪胥
黠吏徒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體山谷捍文網之民
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者亦涕泣歸誠於其一言
邑故有窰課後窰戶以課重走徙盡則均其課於
並窰居人之不爲窰者民苦之性之至爲疏除其
額會造籍里中以窰絕自言者數十戶畢減之守
令本以課額戶口爲殿最而性之之爲令如此蓋
其循也遷戶部浙江司主事監龍江天策倉律令
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
升斗賄不擇美惡乾濕畢收之歲久浥爛輒繫死
不能償至連逮其妻孥性之款款戒其人曰奈何
以升斗故坐重法乎倉吏有坐浥爛當坐者輒愀
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發倉粟與其浥
爛者均給於軍曰軍所虧粟粒無幾耳而可以脫
繫死者幾何人吾何靳乎於是諸屬感泣至不忍
犯法改龍慶古比口倉則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不便者而高其價格之於是粟溢於廩得時其出納以急邊已又以員外監天津倉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得食立奏請發旁近州倉粟給之或以法閔之不爲止報可行當是時微性之一軍幾詢詢性之本循循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至其越法有移用曲法有寬貸有足多者可謂循吏矣

唐郎中侃丹徒人少從丁補齋璣學爲高第弟子兢競厲名檢於廉耻大閑盖生而性然平生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被獄上書請自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夜不解衣者竟父獄乃止及爲州縣再轉官數千里未嘗一日携妻子獨與一二老蒼頭相朝夕飯蔬羹豆藉茅以居令永豐知山東武定州皆悍訟侃豈弟務掩人疵瑕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念以爲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相高於是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爲陳務本齋用周恤相保之義俗尚鬼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

日又喜爲俳優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侃曰此大
蠹也痛革之立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
令曰從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
解言或當于理道雖賤吏必改容謝爲立行其無
理雖權貴人百方爲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
之俗爲之一變在武定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軍
伍一州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
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
欲濬州境徒駭河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
壑皆得寢 章聖梓宮塋承天道山東往張德州

上官裒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給侃曰以半
往足矣至則舁一空棺旁舍中 諸內閣牌校
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張不辦者死矣
欲以恐嚇錢同事者竝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
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來矣錢終不可得也於是諸閹愕眙
瞠目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侃
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
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居刑曹以執
法得情著稱卒貧不能殮刑部自尚書而下及諸

僚賻之錢乃棺而歸其家

危郡推嶽字季申黔陽人以進士爲吉安府推官廉潔自持皦如冰霜而坦易無城府屬邑安福苦虛糧如水火鄒編修守益大憂之言于朝呈于巡撫列愬于藩臬郡邑下嶽任其事嶽閱籍詢土宜盡得其奸究根影乃告于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藜藿之蚩日削其肉爾其無贖貨無玩法以蹈于往弊弊者有常刑又以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同室有鬪矣盍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無倦終茲惟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于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惇獨將以爲福維彼高明將以爲毒請無貳于浮言無挫於橫議以壞于垂成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于神明以袪心志四境之內惕惕欣欣咸夙夜服事也嶽以疋馬從二史往覈之無時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旣而內子沒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疝也療之復出及疾病綜羣冊核之不少衰其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嶽而後吉推官惟閩人陳仕儀新蔡劉修已陳雅
淡劉忠信敦行教化其沒也民尤痛惜之語具羅
太史表中

吳副使惺臨江新淦人生而方介寡合善任事事不
可弗顧度可爲必爲之無沮撓起進士授兵部武
選主事例當入內府查武官黃武黃籍浩繁人恣
窟宅盖覆其中惺入內舉內令序坐內令秘久不
傳闈固已照其練達會校人竊籍連諸闈乃大恐
祈哀自是不敢有干改南車駕主驛傳舟車有重
賞避役者數請託不得免得內降免之爲之語曰

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補興化知府念父年高不
可往留妻侍以二童自隨嘗卽卧內見賓客賓客
見其衙齋如禪室無敢言私者興化素多訟惺聽
決如流頃刻輒遣數十事死囚坐毆殺論死自訴
傷無驗疑之命燔水母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
左失三肋語囚曰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失也
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讐者云耕田
爭水被毆死惺訊之曰妻死時月日大霖雨爭水
何爲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健訟
訟滋繁或乃有蘊火燒民屋爲搏攫者皆迹捕得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之實諸法惺英敏邁常倫每聽訊手執券口延問
他疾苦殊休暇竊窺者咸駭嘆久之訟衰少至庭
無留人乃日走學宮爲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李
御史行部喜杖人內股人多死杖者惺豫戒隸必
毋杖內股御史怒命縛去易他隸他隸復然御史
召惺詰之惺曰方春時和某戒隸令勿杖內股多
死人傷盛德耳御史慚避去於是興化獨無死李
御史杖者嘗病旱爲雨禱民請祠某山神曰聖君
者許之期三日不雨至于七日惺怒曰徒邀福而
不恤災物之蠹也焚其偶立雨捐俸爲義塚收棄

骸脩南北兩洋水堤章漁港創東山閘時蓄洩塞
西湖港尾斗門減埭田草蕩歲連大穰獲異麥穎
禾遷四川按察使備達州兵去之日民追號如失
父母會與御史忤易月輒解去御史遣人追謝巡
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既歸薄產裁具體室
無婢媵行無輿馬而部使問遺郡縣交際皆不受
惺孝友淳至母病癰不解帶者數旬母卒壽九十
餘惺年亦五十餘矣哀毀至嘔血少從兄遷學敬
事之終身如事父遷卒號哭奔走爲卜地忘寢食
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爲恨臨終遺言鬻宅償貸金

妻子環泣麾之去曰毋亂我我縱生終不能庇若等也倏然而逝

崔叅政陞字廷進相州安陽人父失官貧居日一食猶糲也陞學益攻苦母憐之泣謂曰從兄賈不易効耶陞弗聽愈益攻書年二十六李給事中異焉妻以女舉進士拜都水主事改武選職方郎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賂鈞樞者許之趣上議執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陞斥之出旦聲其事遂寢星變求言陞與餘干蘇章奏豎闔干政妖僧蠱惑援比儉壬逐忠良所致又言兵尚書

王恕今伊傳不宜置南京奏入不報弘治初有延安之命延邊都瘠耗習猾而俗夷陞至立規畫固局鏑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諸自潔清至矣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移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成化末郡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陞蒞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耶出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耶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耶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

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和心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官然貧官吾起大獄必且窘陞佯若不知者已而殺人陞收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陞內明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監營壽王宮於保寧費數力舒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陞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嘗如松茂得疾遂致仕歸三十年卒陞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節家居檢書課農灌溉花竹

張津字廣漢下令戒民毋相鬪訟喻之禮義務爲安養生息事無細大舉目有措置然不爲米鹽紛更嘗曰法必有弊非法之罪變法則弊益滋仍而採之斯善爲治者嘗燕卿大夫薦羞簡甚而情意款洽酒酣乏投壺取瓦罌爲壺投之以箸其自奉儉薄類如此故俸不待餘稍贏則以修學舍助一切公費視民財猶已膚髓搏節愛惜纖芥不遺承饑荒凋耗之餘未朞年而民大裕待士以恩禮或謁公者苟其德可敬不以其人布衣或忽卽于以私雖大官勢人面折之不少容歲早齋戒將出禱吏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五
曰天井之山有靈湫焉五里而壇維歲禱之地津
冒炎暑援棘而上詣湫所禱焉越一二日天微雨
水泛湫湧溝澮爲溢日本夷名朝貢來販易後歲
數至而民大騷津曰曷使外夷蠹吾赤子悉繩以
國憲經畫供億民夷習聞政聲怖悸曰天人也藩
臬至父老相與羅拜願借寇於朝遷山東參政行
之日小民遮道啼呼擁牽挽持屨去明日將懸屨
郡門公竟遣人追還民益大愴至山東寇靖擢僉
都御史提兵

程燦字文純建昌南城人舉鄉試授景州學正提身
範士務砥礪名節次及其文藝當塗引重命主瀛
洲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從講迪克浙江行
省考試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曉其首選也以
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轉松江府學松俗習靡燦
力鎮浮誕崇廉質謹條約上禮讓斥浮澆奔競蹈
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直指使視學一生於講末
致頌美賞紙倍當道出燦惡其諛佞取紙散諸生
斥責之士習丕變擢知塩城縣塩城海邑民竈賦
徭多奸避覈正之歲旱蝗民饑燦力亟行賑助有
寃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申雪活之築堤捍決河創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一六
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
後轉上元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殷勲闡虓驚臺省
牽貫熾壹意利民弗趨避心誠孚感輿誦翕然內
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饜虐夫廩外無備也璫怒欲
辱之熾抗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以
誣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熾白司寇得末減
諸散荒錢平市直酌公費後政咸守以爲法蓋宰
二邑三入 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隸馭馬
而巳時霍尚書韜爲留禮尚書風稜矯矯莫與匹
民爲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熾月無雲

蓋以竝也歷南刑主事郎中守鎮遠鎮遠夷方也
熾勤恤其隱無鄙薄心外屏私餽內絕私取去煩
苛寬權市公聽斷懲暴橫清驛傳時供億困弊熾
加意節省損浮費十五六屢決疑獄毀淫祠建社
學有點卒妄奏辨其誣詆反坐之豪民侵貧弱者
地訟四十年未決斷還之戍伍有三十年未支糧
者多方給與叩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
酋夷懾不敢犯官九年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
弊已久熾劬力振釐至不下堂五日夜稽侵地復
牧軍簿覈丁馬除補之疾作致事去熾入官四十

年初終一德廉勤端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
子忠烈祠毀妖廟以其址塋野死者其折獄不務
苛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囁訟者
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頌聲或勒思于碑
或尸祝于家或祀名宦祠歸家無餘貲自奉儉節
旣屬疾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
產盡讓其伯氏居室與昆季共獨所宿樓兄子舉
其半鬻之獨作籬自障書聯風雨半間樓云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領鄉薦知衡山有惠政移
倅常州遷靖州知州逾年解印綬去居官惟奉公
恤民不事表暴所至民愛之如父母歸隱東陽石
屋間鄒祭酒守益築室爲隣與諸士人談學晚益
篤書座右曰認元來本體做見在功夫於後輩善
啓發款接尚真率無賢愚咸樂親之鄉族有聞得
一言可釋有不畏刑罰而畏其聞之者山居十二
年石忽隕遂歸就正寢簡別同志蓋垂瞑匪懈云
刻期日沐浴端坐而逝羅文恭稱其貞而不矯達
而不肆

黃玄齡字崇壽建昌人成化進士授翰林檢討性端
謹自飭事母孝以母老乞終養不復仕閉戶讀書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手不釋卷足跡不履公廷恬退之操終始不移人服其雅尚云

曹祥字世奇太倉州人少居貧贅時氏力讀書而數奇僚壻王生已爲公車士矣婦母張媪薄祥不以爲壻數祥突烟冷卽併日食不從張媪乞釜焦張稍悔割田遺之謝不顧試高等且廩以讓其友貧者支生遂領鄉薦北上抵安德遇盜同行一越人墜蹇驢不能上以已騎易之卒以其人免以母老就官建陽訓導遷教諭懷安祥集諸生之憂餒者得百人爲大釜瀹貯粥糜魚羹以食之而課文義以士行相規切傲弗逞者鳴鼓聲其罪邵康僖公視學政獨賢祥舉以風七閩又六載始得令新昌其爲治洞坦不設鈎距諸來訟者取片語而決或扶之至十輒罷之曰休矣逐而歸耕織矣間謫一二訟師斥之境外民貧苦重橐嫁多弗舉女祥咨於士大夫爲嫁程若嫁厚者取婦而責橐裝者產棄女者以次第法祥築長堤扞溪水行隄所而吏民畢從者祥手一最重石肩筐土而曰視吾力所任而準辰至酉罷亦以吾爲準蓋不閱月而堤成九載俗幾變邑人之有女者以千數携而送祥

邑當台處孔道祥獨不事厨傳曰奈何疲民以取
譽以故鮮賓客聲而獨仙居應司寇大猷爲吏部
郎稱其嚴不苛辦不擾察不細莫不飾控不折峻
不激成不怠困不求爲循吏第一祥當之部考最
以母年高歎咤曰吾雖宦不一日倍母而今何忍
倍母也取部符篋之亡何母卒終喪遂不復仕新
昌人爲立碑頌德祥在新昌九載臺使者薦書亦
屢上陸太宰者鄉人也祥不捐咫尺書以贊太宰
後坐法戍而道新昌執手曰甚愧見公居鄉絕不
喜言令時事鄉父老獨怪祥仕宦後先十八載而
廬產無所增益意其廉而疑其木強少文故爲令
事祥亦自忘之一日御史干旄過祥里修剝入謁
祥問而知其爲新昌呂光洵也坐定呂自通其父
故邑豪公扶之市以懲祥意不自得呂乃言微翁
吾父扶故得以終爲長者曰翁去吾邑十餘年而
德翁如一日也爲竟夕談乃去又一日客有常洲
令俞時及入謁再拜伏而泣已起居若家人禮問
之則新昌故御史集子也御史集使還里暴卒而
祥悉解裝以殮出時及牀下而撫之時時召食縣
署如父子曰翁去吾邑二十年而德翁如一日寧

獨時及也未幾而郡守林懋舉復來修禮如俞林則故爲懷安教諭時弟子是三公去祥母所報謝三公亦謂人吾至今尚莊翁不敢以他事請云居杜門間出服田父服道傍望里中子肩輿來輒走避市舍須過乃復出而於鄉黨會用齒推爲祭酒則攝齋坐上坐亡所孫而間於末坐少年非是折之苦爲面赤或目祥是不從輿中來人耶咲曰徒者避輿者當而坐者與坐者抗議亦當鄉黨乃益嚴重祥然會亦益稀王世貞曰行罰而使其人不怨爲德而身忘之古之道也年八十二卒遺令曰母以誌銘溷乃公

張淑勵太原孟人也第進士知濟南歷城歷城會城也所供億轉置送迎舉取辦郡大夫以上暨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荒歲民無所自活淑勵至屬歲比災厲邊被兵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淄青持戟之士日肩摩就募道路使者相望疲命於送迎居期月淑勵循循應之一若不欲有爲而事循循漸就緒民便安之邑舊以律占租役常與他沃壤地埒而田瘠稅腴大不較民多逃徙則始第坵畝履原隰視土燬惡以

登下其賦覈額著地沃壤不得有欺謾百姓始不以
以磽瘠爲子孫憂諸供億轉置迎送舊委諸編戶
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歲終以貨賂之入出會之
十登其六七民苦役甚得代若解懸而其產蕩然
如縉至二千三百金淑勵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
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什器儲粟得轉相爲用
冗壞勿廢棄約不復舉長物責邑人直而五六十
年敝政如洗邑不重困庶見弘治之舊郡大夫以
上日晉接不遑暇而儀愈安未嘗飾厨傳稱過使
客疲民以取譽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而壘壘問
民疾苦必竟辭嘗謂人曰吾四載於此縣署有未
蹈之迹而未嘗一日忘兼照於窮閭月旦與諸弟
子設俎豆言詩書士再登薦者七人所在生齒繁
殖流移窳宅嚮附者衍負版焉李廉訪攀龍頌以
爲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安以本
俗使百姓培氣歸得爲君子之政云

王詔字孟宣濟南歷城人以鄉舉知定州定畿內地
雜戎夷守無良去者詔更約法示誠信及旬釐弊
幾盡及月而獷悍息政化大行蜀生卓某者道定
遺橐裝百金來言自詔曰第往當有爲守者至則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有守者一人。生謂曰：何不携而去也？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也。爲涕流活之，我忍携金去，使公流轉於公之境哉？故不携也。梁御史來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登上考，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詔卽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溝，冒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詔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殫爲河二洪，寘雍漕粟不得。

上議者請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水工表舉茨而自蹈，穉理樾事卒，徒勸赴畚鍤百餘里，雲舉人自以爲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纜筭九千七百餘緡，賜從四品服。色會母卒，歸治喪，比禫懸車不復出。

劉世亨，江西臨川人，進士，知涇縣，屬歲侵，不欲以善賦聞，請得當戶部勾校例，幘被去林中丞潤，因民請疏畱之。世亨乃序立條教，櫛比其俗，輸爲限役，爲等損冗費，禁苛取，平亭其騎，置之他郡。邑者毋

使勞不均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教積貯
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葬宴會哀
俗成則去其奢織民食稍足乃喜曰可教矣鄉有
約約有長長有副申 高皇帝大訓衍廣之章善
用長瘳否用短月朔燕見諸生攷問德業鼓鐘間
作聲詩繼之彬彬踰踰士民風焉則又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蠹治者乎斷革訟師搜剔吏弊吏胥徒
凜若負霜大豪閉門中猾僂行則又曰四封之內
得無有狂徒賊吾民者乎起自旁邑莽伏戎乎令
諸鄉鄉募武勇趨健必如格令巨室主之據要走
險捷策飛應寇至輒警警輒獲邑有虎爲文禱之
虎負子奔去乃飭村落儲水慎火儲堰慎水於是
民視令若在襁褓令民若爲之慈母嚴師也以選
部召涇男女耄兒相率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
石卽其地亭焉歸而四鄉民各祠諸其鄉東茹麻
北古樓南妙峰西下坊若一云

熊丞輝字國光南昌新建人少事楊文恪公治易以
諸生貢爲定海丞未三月丁父憂去服闋除山陽
總漕都御史高公委之事事辦使理訟訟允民投
牒訴者皆喧呼下山陽丞會又丁母憂去高公出

皇明書 卷之五
見民白衣冠送者填衢巷問知爲山陽丞也破格
給路費太息者久之曰卑官不當如是耶服闋補
常熟丞職水利而浦港湮塞久莫問也乃憤曰遠
怨避讒以自謀得矣如曠官何力主浚浦港而歲
大熟侯仲金寇海上戕守禦官殺掠中貴人沈之
詔捕勦而捕盜簿豫規避去金壇簿禦寇死撫按
官會委丞丞詣撫按言賊負海爲險而我兵怖海
舟常暈仆不能持且非素練無節制急則走耳請
禁瀕海州縣商航毋入海歛我兵數舍賊入海無
所掠必轉而掠陸陰遣人出焚其舟賊失勢成擒
矣竟用丞計殲賊捷上部議丞以功贖罪不知丞
本職水利非捕盜官然卒不自明也於是撫按皆
太息以爲丞才而義非其職而委之不辭非其罪
而坐之不辨事不避難功不要賞且他美咸稱署
上考而丞竟以考察失官撫按官咸莫知所坐也
丞旣罷諭家人曰無怏怏不記勦海賊時若輩咸
願罷官保性命耶卽以其日啓行丞所至榜門揭
坐必清必公至是視篋笥如始至時歐文莊曰嗟
夫世德險微如此夫世之吏獨爲人役屬役監貳
役長有司役鄉宦勢要如丞飾躬修政務樹立使

撫按禮丞至優於縣令府倅孰爲平心冕冕者缺
揭揭者折丞其能久於丞耶丞旣歸足不至城府
而鄉隣質成者往往不之公府之鑑湖之上而丞
善掩人瑕垢博譬婉諭歸於息聞解爭又多所賑
施有明叔之風

約論曰余讀唐冢宰龍序循吏錄美哉乎其言之
也可以勸政矣其言曰正德末龍以御史巡按江
西時江西經宸濠虐劉之慘士馬驛騷軍興急而
民陷於危亡庶官之政若焚實不勝是懼亟問於
君子曰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恤民
隱正吏習其大已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
業夫民猶羊而吏其牧之者也古之牧也良故澤
而肥今之牧也殘故瘠而隕正吏習急矣乃布檄
繩諸黷貨奸宄者弗悛者斥勿貸然俗猶未變君
子曰性有善慝習有上下政有勸懲今之政毋乃
詳于懲而勸猶略乎龍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
錄先循吏沒而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
曹琥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
于是乎泰和錄知縣陸震安福錄知縣莊典言其
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擬乎

皇明書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其直而不回也誓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
不替也民始咸奠乎安若堵乎而今其由由乎思
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
世焉錄止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事易
見人易感也附錄高塾易春吏習有關焉特錄劉
源清大忠義也附錄夏尚劉聃貴士行也夫忠義
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媮勸之大者乎後四十餘
年吏治益靡甚浦江丞張寅者起諸生以貢得丞
丞廉歸而殪死丙寅迄庚午不能喪汪中丞道昆
開府郎屬有司行視地南郊舉丞喪塋之爲表其
墓曰嗟夫今刀筆吏以簿尉倖史起家率捆載歸
猶然厭梁肉上農九人上賈千指乃丞閔焉以溝
壑終悲夫往丞居邑操行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
奚得此顧羣吏逝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
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從諸捆載者以歸如之何
其不餒且死也然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
此不在彼又曰道有隆汙命有羸詘鄧通梁武猶
不免饑死如命何嗚呼勸之大者乎

蘇然淵樂肉土莫其人丁
甚曰諛夫今以華吏以觀餘幹

皇明書卷之三十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能吏

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由鄉舉為御史敢彈劾貴戚畏懼呼冷面寒鐵公擢浙江按察使有冤民淹繫久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果洗其冤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問左右言城中豈有此木乎曰無之獨一古寺有此木然去城差遠新忽自悟曰此必寺僧殺人瘞其下也往發之得婦人屍訊寺僧立服人驚以為神初至道

上蠅蚋迎馬首而聚遣人尾之行得一暴屍身有小印記在衣帶間念此必布商及抵任集市商貿布於商布中得印誌合者召鞫之果服實殺布商乃悉以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子顧死於盜也一巨商遠歸未抵家而日暮念孤行恐爲人所圖潛以貲貨置一古祠石下明往取亡之矣訖於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商歸語妻而樓之者竊聽往先取遂併治之嘗巡屬縣以微服觸縣官繫獄中盡與獄囚語知一縣所疾苦民往迓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伏罪由是郡縣吏股栗莫敢肆持清節最苦僚有以鷲炙饋者不食懸於室後復饋者指示之家故貧未顯時妻治泉爲活後同官有內宴諸婦各盛飾惟新妻荆釵布裙大類田野婦盛飾者皆慙慙乃更爲澹朴其風節類此 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捕賊吏顧卽受吏贓新捕繫涿州獄千戶逸走闕下訴 上怒命縛新人見辭不撓 上愈益怒命棄市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後能以靈響動上上爲撫然新鯁直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廣浙人至今猶能談其事

皇明書 卷之三十一
陳諤廣東番禺人永樂中擢刑科給事中舉劾無所
避每奏事大聲如洪鐘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
故 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大聲秀才嘗言事忤
旨命坎瘞奉天門七日不死赦還職陞都給事一日
率同列論事觸 上怒罰修象房同事者治完降
官去諤貧不能顧役躬治之甚劬值 駕至觀象
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道所以 上憐之復官
搏擊愈力尹順天政尚嚴察有張趙風輦轂爲清
出行無所避誤衝 皇太子駕 太子訢之上
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爲
執政所忌出爲湖廣按察使刑政肅清洪熙改元
上忽問左右往大聲官人今安在宜置輔導使人得
聞過時諤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乃授荆府長史
多所匡益 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寵焉宣德中
忤王改鎮江同知致仕歸卒

况鐘字伯津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
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
事初視事陽不解事爲木訥諸吏抱案牘環立請
判鐘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
識之於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

校既月餘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
畢具來有勅未宣今宣敕敕中有僚屬不法徑拿
問之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禮畢坐堂上呼里
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如閻
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善
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
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前大聲
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
之羣胥大怖股栗不敢辨鐘命引出擇皂有膂力
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擲殺之不死鐘大怒曰吾爲
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
死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覈
屬吏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股栗謂
大守神威咸畏法不犯於是掃剔諸宿蠹置通關
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而郡體始
尊簿得民善惡名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
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
蘇賦重而官田尤甚民苦之鐘爲奏減重賦焚香
祝天乃具疏上卒得請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
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

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易不難大抵鐘爲治專
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
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
萬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
迎張益州鐘剛果敏達不畏疆禦嘗上奏與巡按
御史爭相見儀弗憚然度量廓如也興學禮士蘇
人至于今誦之以爲廉潔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
介千夫莫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陝西朝
邑縣人亦起吏由光祿寺典簿累寺卿進禮部右
侍郎後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嚮歸家嘗

借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由
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
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
如能與况鐘者殆士人高等則何可以資格拘也
曹達字履中蘇太倉人進士授南太常博士爲御史
按輦下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達寘之法而
翟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閒復寘之法京
師目相攝強項曹矣甫某挾其儕糾宰鉉故爲都
御史不法狀杖五十謫外亦爲絀宰汪以解達方
卧兩緹騎囊達過宰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

肩脇入長安門耶達創甚僂而步歸邸汪橫暴如此得隨州判官隨暴水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多所全活攝蘄水令章聖梓宮歸顯陵當道蘄水郡縣責供張急達第飭吏民手板水次待達服前引常廩外不進一錢中貴人恚問爲誰知爲達驚曰是故強項曹耶猶崑然御史引帆去遷南城令政善狀非一大者若汰坊廂役崇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以死達聞於上旌之遷南繕部郎領蘆利瓜剖之官民豪不得牟三年遷知廣州府廣會府吏弊蝟集達一切以惠文埽之若洗而頗得難上聲嘗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贖怒叱出之至自覲丞坐賕露屬達治治極法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縱舍達持益力御史恚達拂衣出御史業中沮監司爲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御史窘誣達它罪狀詔旣訊疏自白竟遷雲南守而丞及御史相繼罷緡紳快之雲南亦會府治如廣以最聞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阻兵達奮請以所部深入巢卒縛之巡撫格其功更劾之當調人謂達調不當更內地且久資以非時擢耳達咲曰吾往者白吾蟻而今不白者不吾蟻也官

三十年幸母在而忍倍母出也乃遂歸達少貧日
一粥自給及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簋或風達力不
能恒三簋耶達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
已豐王世貞銘其墓曰世好媿阿強名公激世好
侈靡而目公嗇賢者稱德公亦自得曰儉曰直劑
直以溫導儉以仁是唯恭人

范瑟字孔和濟南人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
經筵講官明年謫開州判官剿巨寇量移大名有
報笥發焉金也輒斥去擢南戶主事歷員外郎郎
中遷四川叅議護上川南道道治雅江上游古流
沙之域先是都蠻叛師討之不下瑟至罷討都蠻
兵身以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稽首謝請內屬遷
陝西按察副使分巡西寧道屬征羗出道遇暴風
起車東入於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羗豈舍掌吉
而就紅崖乎乃趨紅崖羗果至迎擊大破之復戰
斬將又戰戮其酋而羗平屬北虜來旁塞欲乘餘
威驅之遣百戶齎牛酒往風其王俺荅曰君移部
乃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羗豪合也使者乘
障出土卒候望久勞苦無益天子神靈諸羗豪先
後旣授首卽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張掖武

皇明書卷之三十一
威驍卒萬人羗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卽諸羗
願合陘中豈得入虜無以應獻馬千匹謝頃之君
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疑有伏走黃羊抵黃羊君在
焉虜乃引去虜更寇三川復破其衆於紅崖尚書
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官邊長老言君所
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
敵再策羗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謫去何以
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是鞅鞅耳故絳於虜可禦
也絳於口不可詛也

皇明書卷之三十終

絳於口不可詛也

文化丙寅

